

李其铎水彩



李其鍾水初

周碧初



周碧初,(1903年——1995)福建漳州平和人。中国油画艺术的先驱者。留学法国。曾任教厦门美专,后任上海美专、杭州国立艺专教授、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画师。其家乡建有“周碧初艺术馆”。

我與李其錚

文/ 楊夏林

我與李其錚已是五十餘年的老朋友、老同事了。1949年初，我在廈門舉辦個人山水畫展時，他來看。因是同道之人，很快地就彼此攀談起來。我們聊得很輕鬆，也很談得來。雖然他畫西洋畫，但也十分熱愛中國畫。並且他認為作中國畫或西洋畫對書法的學習都同樣不可忽視，因書法傳達的是一種中國精神。他自己也寫得一手好字。我們彼此很有緣，沒想到從此我們就連系在一起，並建立起深厚的友誼，直到今天。



驚潮美術學校成立前美術研究班。圖為1951年2月美術研究班第二期李其錚（前排左起第六位）、楊夏林（第四位）、孔繼昭（第五位）與全體學員合影。

就讀於劉海粟門下，研習西洋畫。1949年末我在廈門設想創辦美術學校時，首先想起的就是他，我認為他是有抱負、有追求的。當我提起辦學之事，他隨即響應。此時，他在上海美術的學業正待北上續完，而他放弃了，選擇了辦美術學校這一事業！我們一同在其家中探討着辦學的辦法和方向。辦學分兩步走，先辦美術研究班，之後，在此基礎上建立驚潮美術專業學校（今已發展為福州大學廈門工藝美術學院）。那時年輕，對這個設想充滿着信心和希冀。李其錚取來了一些院校的美術專業教學計劃，根據辦學的實際情況，共同探討，擬出一套自己的教學計劃，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人才。辦

李其錚曾兩度從印尼回國。

他成長於印尼中爪哇梭羅島。當他第一次踏上中國大陸時，抗日戰爭爆發了，全家人眼睁睁地看着“回歸”的現實即要變成泡影。隨着日本軍隊對中國的大舉進攻，全家被迫再度重洋，出國遠行。但回鄉的夢想仍時時牽系着他...

在印尼他拜著名畫家蕭德貴、李曼峰為師，研習西洋畫。他曾有一幅《菊花》被梭羅王所收藏。朋友們勸他到歐洲去學習繪畫時，——他回答“我還是要回到中國去！”

1948年他再度回到了中國，回到了廈門。後進入了上海美專

學起步之時，我們承擔的擔子都很重，沒有報酬，還要出資辦學，日子過得也很苦。但再苦再累，誰都從無怨言，而是相互支持，共同勉勵。我們都知道自己是在為民辦件好事。工作和事業把我們緊緊連系在一起，彼此都不可缺，沒有李其錚，學校同樣難以維持下去。從辦學的那一日起，李其錚是誰都不可替代的，他是個大功臣，在辦學過程中，曾經經濟難以維持之時，他主動說服其兄李其鎰加入校董事。而自己的生活却時常沒有保障，其舉動感人肺腑。而我的生活也祇有在朋友李陸大的幫助下方能維持。李其錚在生活難以維持時，常會於我處吃飯。記得有一回，他已有些日子不在我家吃飯了。一天，我的孩子問道：“李叔叔一個星期沒有來家裏吃飯了，他會餓死嗎？”我心裏一陣辛酸，不是滋味。時隔五十餘年了，許多事情忘得一幹二淨，但李其錚對辦學的奉獻精神一直忘不了。

李其錚的感人事迹很多，祇是我現年紀已大，又卧病在床，精神也越來越差了，腦筋開動不起來，僅能如此的談這麼些了。

1957年我被打成“右派”，不能象以往那樣正常的工作了。但李其錚仍然兢兢業業地，投身于教學之中。學生們喜歡聽他的課，他講課生動有趣，氣氛活潑。他喜歡音樂、彈琴、唱歌，這給他的繪畫帶來很多的啓迪。因此，讀他的畫不僅是讀，還要去聽。他教美術，同時也教音樂，他給學生們帶來的不僅是美術，同時還有歌聲，有歡樂。

1971年他下放到長泰去了。其實他可以不去，但在那“文革”動蕩的年代裏，誰的心頭沒有餘悸？無事也得極小心呀！爲了無事，所以他毅然地走了。1973年方回到廈門一中當起了音樂教師。他對教學仍然是那樣的熱情，學生們同樣的很喜歡他。他確實太適合教學了。

他退休之後，我聽說他去了香港，從此我就很少聽到他的消息。1976年他的愛人李璇玉忽然吐血，醫治無效去世了。這對他的打擊太大了。他幾乎“瘋”了，失去了理智一般，他朝天呼喊，可天不應。從此他的生活失去了一半，不知生活如何是好。因他對愛妻的愛太深了、太重了。愛，在他們的生活中確實太偉大了。怎能經得起如此一擊呀！天有禍，然而，人間有愛，在好朋友的關懷下，他又從生活中挺立起來。

去年，舉行校慶五十週年之時，我再次想起他，許多年不見，更是想得厲害。凡有人來，我都打聽消息，却沒有人能知道。一次偶然機會，方知他的電話號碼得以聯系上。之後他上了我家，方知他患了眼疾，又進行了手術。我們談了許久許久，都是耄耋之人了，回首往事，心不能平，悲歡交集...人老了方才知歲月少，但回首往事也不枉人間走一回。



1957年李其錚（左起第一位）與張雲松（第二位）、石延陵（第三位）、楊夏林（第四位）于日光岩。

憶師片言

文/ 鄭起妙

1952年，李其銓老師教我們水彩課。那時市上沒有賣調色盒，就連它是個什麼樣多數同學都沒見過。正當為此苦惱之際，李老師設法叫我們買來鐵皮文具盒，請補鍋師傅焊接兩排小格子，大家動手刷上白油漆成了調色盒，雖然小小的，但畢竟像樣可以使用了，由此更愛畫水彩。

1953年，鷺潮美術學校的一臺文娛節目被市裏安排到集美中學等處作春節演出，外地學生不能放假回家過年，學校作了安排，我和幾位同學被李其銓老師邀請到他家過年。他下廚辦一大桌佳肴，其中咖喱牛肉、炸蝦片是第一次嘗到，真是香在口裏溫暖到心間。

1986年，隨著廈門特區建設發展，李其錚老師等倡議的廈門市水彩水粉畫研究會成立，大會一致選舉他為首任會長，眾望所歸。他要求畫會要團結一致，要注意寫生，努力創作，舉辦畫展，已成為畫會的風氣和制度。他到香港定居每逢回廈門就約我們見面垂詢畫會工作。

1987年，畫會季度活動在東渡碼頭工地寫生，李老師戴着草帽，騎着自行車載着畫箱，早早從深田路趕來，立即蹲下來興致勃勃地畫工地新貌。他邊畫邊講，貼近生活，寫生創作的重要性，培養了畫會的好風氣，是弟子們的楷模。

李其錚老師是位和藹可親的老師，是廈門水彩畫會倡導者，更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水彩畫家。他早年在印尼受到西洋美術熏陶，再加上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深造，深得英國水彩畫傳統真諦，他的作品水韻淋漓，色彩高雅，意境深遠。



鷺潮美術學校第一屆全體畢業同學暨老師留影名單見右圖

[illegible]

为《浙东美术学院第一届全体毕业同学聚会》题词。

曾華偉整理

2013.9教師節

其畫如樂 錚錚有聲

我所認識的李其錚先生

文/ 曾華偉



1952年7月李其錚（左起第一位）與鄭光耀（第二位）、孔繼昭（第三位）、楊夏林（第四位）攝于鷺潮美術學校校牌前。地址為今鼓浪嶼田尾路38號。

李其錚先生的名字我並不陌生，是個水彩畫家。當我還是個學生時就已耳熟。其畫我也不陌生，常于報刊、雜誌上見得。雖至今我們彼此見面機會并不多，但他一直是我永遠尊敬的長者。今年春末，我登門探訪先生，走進屋內，牆上挂着他從40年代末以來的油畫和水彩畫作品。他的畫筆觸是歡快、愉悅的；畫面是晶亮、透明的；色彩是動彈、響亮的，給人予音樂般的享受。

我們很快就談起話來，說學校、談繪畫。他始終笑着，而且笑得可愛，笑得天真，笑得真誠，伶俐的手腳看不出其竟是近于耄耋之人。當談論到激動的時候才知道先生有着奔放、熱情、優雅、執着、痛苦、溫和、憤恨、憐愛的豐富感情。也許是先生易以激動之故，致使他的生活經歷如此豐富多彩。

翻開先生的簡歷，却帶有傳奇般的色彩。他有一副悅耳的歌喉，同時也能奏出一手好鋼琴。1972年下放後曾被誤為音樂教師，從長泰調入廈門一中擔任音樂課。然而他的專業則是繪畫美術！這才是他永遠所追求的。

李其錚先生成長于印尼之梭羅，10多歲時就顯出了他對美術的天賦，于當地參加了著名畫家們舉辦的畫展，一幅《菊花》竟被有收藏嗜好的梭羅王購走。他曾被勸往荷蘭學習美術，而他的心却在中國！

抗日戰爭勝利後不久，他第二次回到了中國，在上海其藝術天賦被劉海栗先生看中，破格進入了上海美專，成為一名特殊學生，他很珍惜此機會，憤發進取。然而，在最後的一學期他竟放棄了學業，來廈門同楊夏林（嘉懋）先生發起創辦鷺潮美術學校！從“廈門美術研究班”伊始，便執着地全身心地投入了這一事業，出資出力，而自己的生活却常無保證。甚至三餐無着落。

為使美術學校能早日建立起來，他同楊夏林先生一道，不辭辛苦，始終帶着一種迫切的心情，堅持不懈，努力創造辦學條件，克服種種困難，尤其在資金短缺，難以維計之時又鼓動其兄李其鎮先生加入校董，捐資相助，與楊先生共謀學校的未來，一顆奉獻于美術教育事業的赤子之心尤然可鑒。

學校終於成立了（即今福州大學廈門工藝美術學院原為鷺潮美術學校），那是他的心愛，這裏溶進他的多少心血啊！是無私的奉獻，口耕筆耘二十餘載。我于曾授之其下的學生得知，先生任課時，課堂上尤為生動活潑，活靈活現的語言，常讓學生們難以忘懷，聽他授課是一種享受。先生認為學習要走出課堂，走向大自然。以其激發學生的興趣與熱情。注重生活之意趣，心靈之抒發。

學生是他的心愛，他關心他（她）們，與他（她）們擰成一片，贏得學生們的尊敬和愛戴，許多學生會因提起他，或見到他淚濕雙眼。在其家中至今仍保存着從50年代初起學生贈與的影集，其中有大量的學生畢業照，學生的工作照，還有學生的結婚照等。見其影集便知先生與學生之間深深的感情。這些影集似乎成為他對學校、學生往事美好回憶的唯一，常見它又會浮想聯翩……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攝影猶如詩歌，一個形象能說明很多東西，它能描述經歷，刻畫感情，展現生活”。

與先生談吐間，見其言行，如見其創作一般，手足動態與語言和諧的“配置”富節奏感，生動且有趣，又不顯得誇張與造作，你可以體驗到他課堂講臺上的教學作風，同時也能體驗到他作畫的神情與豪邁。感情的豐富，使他的精神發泄于畫中，每一張畫似乎都有他的來歷與故事，繪畫成了他人生的記錄，從20世紀40年代末起他的許多廈門風景畫不僅記錄了廈門的變遷，學校的變化，同時也記錄了他在廈門的人生旅途，但絕非是“變化”與“旅途”而已。

先生一生選擇美術專業為己路，有過困難、傷悲、哀痛、孤寂、傾軋。但他總能以一個樂天的心情不使之消沉，同樣在他那豐富的畫面中也從來不透露着他那傷痛的消息。先生對音樂也有很高的修養，認為音樂是來表現人們的生活理想，精神和感情，喚發人們的意志與信念。《樂記》中言：“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于聲，聲成文，謂之音”畫又何嘗不是如此？他的畫總是那樣純淨、明麗、祥和，跳躍般的色彩給人予希望、撫慰、幸福。從而使讀者看到了先生的心靈——純潔、歡樂、高尚，其畫如樂，錚錚有聲。

20世紀80年代先生始定居香港，他對自己為什麼定居香港表示無奈。香港雖是一個豪華都市，但他却厭倦它沒有自然的“綠色田園”。在香港的駐足往往是短暫的，甚至是急促的。廈門給他留下了最為美好的記憶，他把更多的時間留給廈門。把最深的感情留給廈門。

近些年他患了眼疾，近于失明，曾讓他痛苦過。好人有好報，在一位醫生的呵護下治愈後，如同小伙子般的眼睛一樣明亮，他喜出望外，高興地說：“我現在看見的色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燦爛，一切都是鮮麗，太易永遠是新的……”他還說：“若有可能的話，我願再辦一所美術學校，一切從頭開始……”

先生的話讓我感動，讓我敬仰：一生祇做貢獻，不求索取。



1956年5月鶯湖美術學校校慶四周年·李其錚（左起第五位）與鄭光耀（第一位）、張雲松（第二位）、孔繼昭（第三位）等合影。

目 錄

我與李其錚	楊夏林	《海上漁家》・1977年	26
憶師片言	鄭起妙	《漁歌唱晚》・1977年	27
其畫如樂 錚錚有聲		《冷艷》・1978年	28
我所認識的李其錚先生	曾華偉	《霜英》・1978年	29
		《暖春》・1978年	30
《馨香》・1946年	01	《南平碼頭》・1981年	31
《生活頤美》・1953年	02	《泉州鎮國塔》・1981年	32
《聖潔》・1955年	03	《閩江大橋》・1981年	33
《廈港閑漁》・1956年	04	《紀念七一》・1982年	34
《公園一瞥》・1956年	05	《悅雨》・1982年	35
《美人插花》・1956年	06	《逐浪》・1982年	36
《黃花知秋》・1956年	07	《市景》	37
《晚菊若霞》・1956年	08	《僊子》・1983年	38
《秋色無華》・1957年	09	《英雄花開》・1983年	39
《秋風搖窗》・1957年	10	《古樹濃翠》・1985年	40
《中山公園》・1957年	11	《夕暉翠影》・1985年	41
《鼓浪印門》・1957年	12	《新港剪影》・1986年	42
《來自荔鄉》	13	《新築林立》	43
《秋有佳色》	14	《紫薇》・1986年	44
《藍色調》	15	《誰恐夜深花睡去》	45
《茶花香韻》	16	《開山運石築海堤》・油畫・1959年	46
《菽莊之晨》・1960年	17	《肖像》・油畫	47
《田尾泊舟》・1961年	18	《傳授藝術》・油畫・1953年	48
《老農》・1961年	19	《幸福的下一代》・油畫・1951年	49
《漁女》・1961年	20	《大煉鋼鐵》・油畫	50
《水彩鮮蔬》・1961年	21	《廈門火電廠》・油畫	51
《亂石清影》・1946年	22	《風景》・油畫	52
《水鏡映天》・1962年	23	《海防前哨》・油畫・1955年	53
《海上花園》・1964年	24		
《茼蒿菊》・1964年	25	寫在後面的一點感言	54
		李小坤	



《馨香》· 1946年 · 27X36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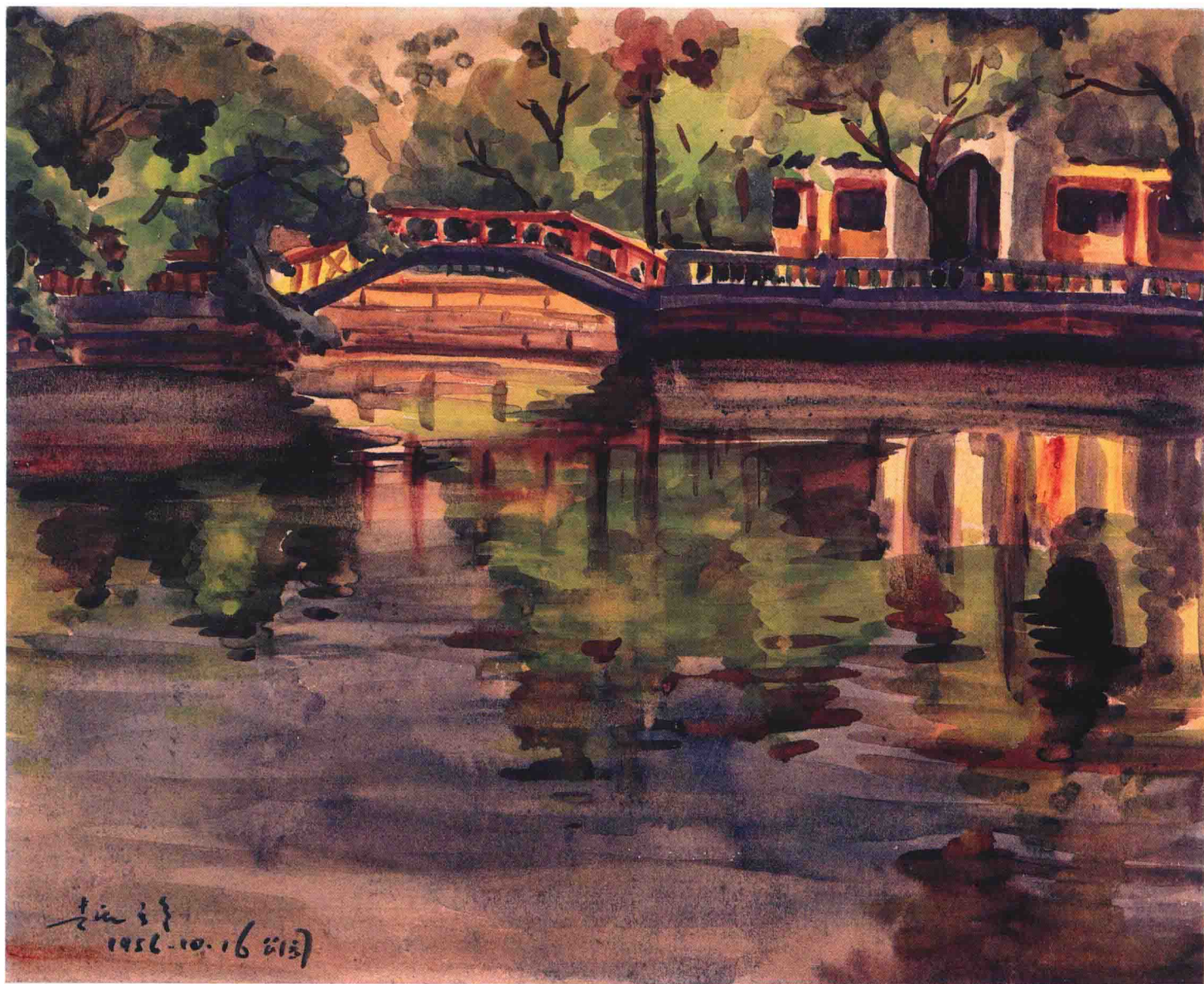
《生活撷美》·1953年·24X28cm



《聖潔》· 1955年 · 31X37cm



《厦港閑漁》· 1956年 · 26X21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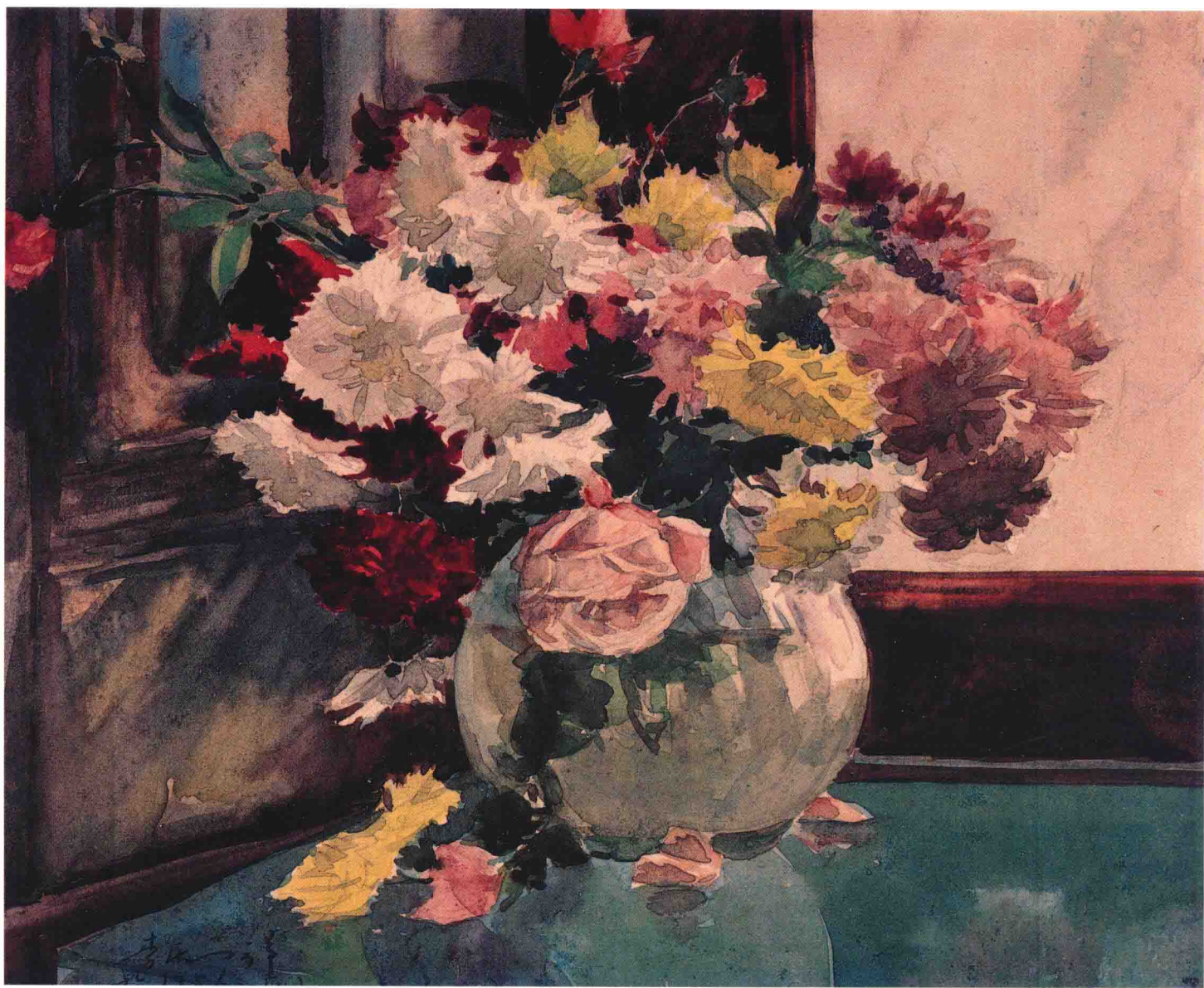
《公園一瞥》· 1956年 · 21.5X25.5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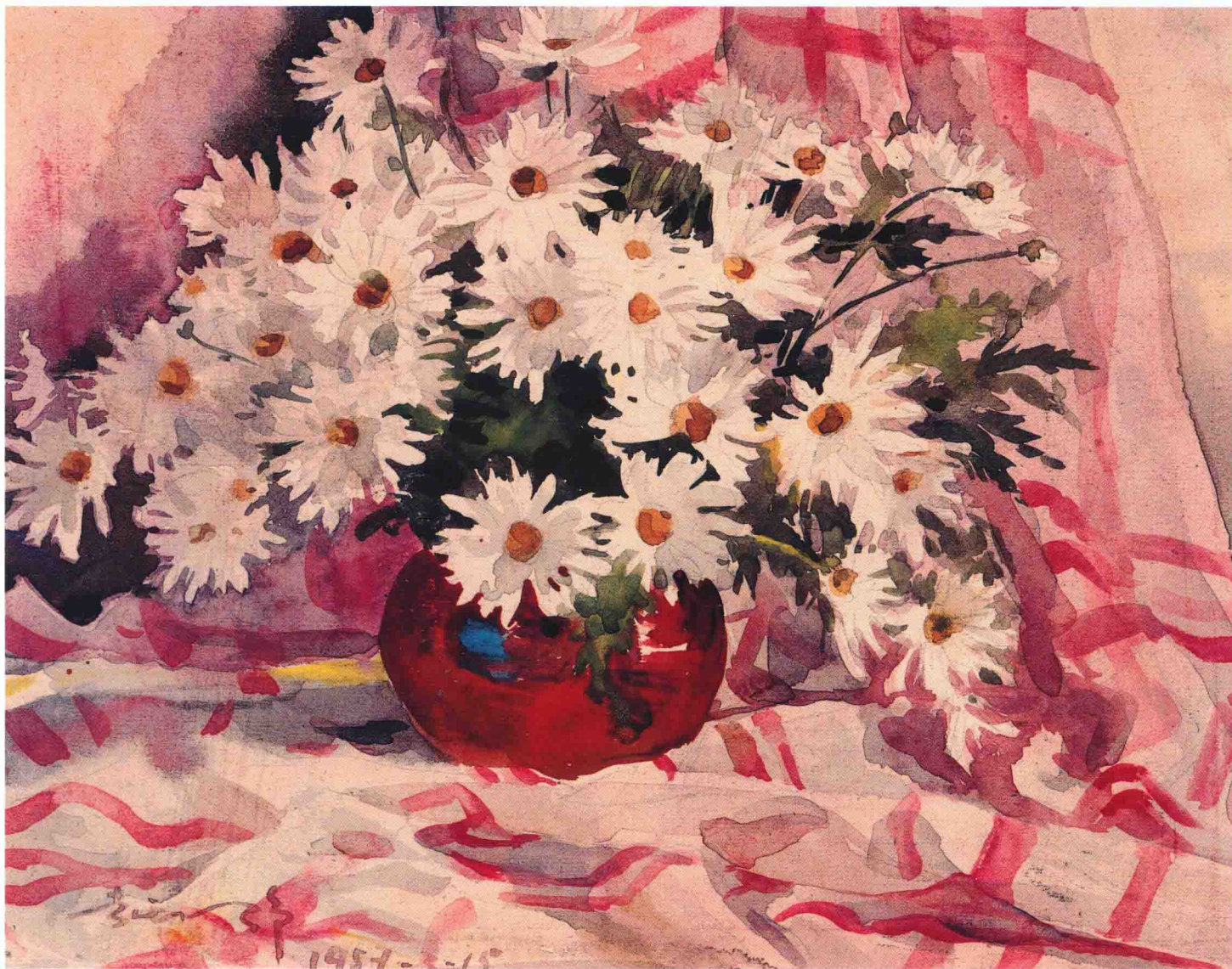
《美人插花》· 1956年 · 41.5X30.5cm



《黄花知秋》· 1956年 · 28X20cm



《晚菊若霞》· 1956年 · 20X25cm



《秋色無華》·1957年·18X23cm